



长征路上的故事

嘉陵江的水是浑的。每年春天一过，上游的雪水裹着泥沙涌下来，江面泛着黄浊的泡沫，浪头一个接一个往岸上拍。

那年的春天格外冷。陕西省荣誉军人康复医院院史馆里，存着老红军张开银的一份口述记录。记录里提到一条船，一条木船，一条嘉陵江上跑了几辈人的渡船。船是张开银他爹留下的。他爹走那年，船就搁在江边，桐油的味儿散尽了，船帮上长出一层薄薄的青苔，摸上去滑腻腻的。他娘说，船是咱家的命，等银娃子大了，接着撑。可谁也没料到，这条船后来撑的不是日子，是一支军队的命。

那年张开银才十八九岁，瘦得两边的肋骨都凸出来。他记得清楚，那天半夜有人砸门。他娘吓得直哆嗦，趴在门缝上往外看，外头站着两个泥人似的影子，浑身往下滴水，裤腿滴答滴答响。其实这伙人三天前来过，一个圆脸小战士背着半袋糙米，往灶台上一放，咧嘴笑笑就走了。那米是红的，掺了高粱，熬出来的粥稠得挂碗。

“大娘，借条船。”他娘没吭声，手攥着门框，指甲发白。张开银趑拉着鞋下了炕，一把捞起墙角的蓑衣披上，拉着娘就往外走。一路上江风灌进衣领，冷得他直缩脖子。到了江边，他娘站住了，手抖得像风里的树叶，指节一根根攥着船绳，指头缝里勒出了白印。张开银垂下眼皮，走过去，低下头，一根一根掰开老娘的手指。掰到第三根的时候，娘哇地哭出来。他手一顿，还是没停。船绳往肩上一搭，跳上船，船身晃了两晃，水花溅上来，冰得他一哆嗦。

掌舵的是个老船工，本地人，60多岁了，是红军从上游村子里请来的。老船工吼了一嗓子“稳住”，舵把子一转，船头劈开浪头。对岸枪响了。子弹嗖嗖地擦着船工耳朵过去，娘里啪啦打在船板上。老船工喊完第二声“稳住”，一个浪头兜头盖下来，舵把子空了。

张开银扑上去，两只手攥住舵把子，指甲全抠进木缝里。船被漩涡卷得横过来，水哗地灌进去。船上一个红军扑过

渡船

杨光明

来，跟他一起扳住船舵。两个人四只手，胳膊上的青筋一根根暴起来。子弹还在打。他感觉到船身一震，什么东西软塌塌地倒在他背上，热乎乎的液体顺着脖子往下流。他没回头。

船头终于咣当撞上南岸的石头滩，所有人摔得东倒西歪。张开银从船上滚下来，膝盖蹭在石头上，皮肉翻卷。他趴在地上喘气，嘴里又咸又腥。

那以后，他家的船成了红四方面军的渡船。连着17个晚上，半夜暗渡。船篷被血水和桐油浸得黑红黑红，一走近就能闻到铁锈味儿。最要命的那一晚，5个红军战士拿身子挡住舵手，子弹打在他们背上，血顺着船板往下淌。

后来张开银跟着队伍走。从渡江的船工升到连长，又升到营长。右腿上巴掌大一块疤，阴天下雨就钻心地疼。走到陕北的时候，他已经当上了团长。

关于那条船，院史馆的记录到这里断了。张开银离开嘉陵江之后的事，是另一份档案里补上的。1941年，延安山洪暴发，水漫过桥面，泥浆滚滚，把桥柱

“天下三分明月夜，二分无赖是扬州。”(唐·徐凝《忆扬州》)扬州拥有“月亮城”的美名，处处见月：问月桥、揽月桥、月明桥、咏月桥、得月桥，明月湖、登月湖，月观、待月亭，栖月苑、月亮园，望月路、广月路……“二分明月”成了刻进古城骨子里的文化因子。广陵路上有一座清道光年间所建的园子“二分明月楼”，原由贾氏盐商购得。家族后人离开扬州，园子年久失修，墙体倾斜，结构损坏。扬州人念兹在兹，上报文物部门后获得精心修缮。园内建筑以月亮为主题，有伴月亭、迎月楼、月亮桥等，月牙、新月、满月的造型处处可见。天上月与园中月交相辉映，成为月亮文化最直观的展示地。

“月亮城”的人们有着浓浓的月亮情愫。2006年，中秋节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扬州便恢复了中秋拜月仪式。人们在案头摆上月饼、菱角、莲蓬、柿子、石榴、芡实、栗子、芋头、南瓜、苹果、“子孙藕”(多芽的全枝藕)……市民身着汉服，在民俗专家主持下，庄重、虔诚地上香、敬香、诵读祝

文。中秋拜月，寄寓了团圆、和平、安康、吉祥的美好心愿。拜月物品不固定，丰收时节，水下长的，地里产的，树上结的，还有家中制作的，全部摆上。人们以最朴实的情意，感念盛世，敬奉月亮。

清人李斗在《扬州画舫录》里说：“莲花桥……上置五亭，下列四翼洞，正侧凡十有五。月满时每洞各衔一月，金

扬州月

袁益民

色涅槃。”15个桥洞，洞洞衔月。每到中秋，本地市民和各地游客涌向瘦西湖，一睹“每洞各衔一月”奇观，领略“虽由人作，宛自天开”的工匠智慧。

“举头望明月”，本是寻常事，但在城里，赏月并不容易，鳞次栉比的高楼挡住了视线，多数情况下，只有月亮移到头顶，人们才能一睹“月容”。如何保护城市的视觉空间？规划建设者采取了一个老土但有效的办法：放气球。某

处造楼，就在某处往空中放气球，派专人在瘦西湖里观测。看到气球了，那么，这座楼不能再往上盖了。严控天际线，扬州赏月就不那么难了。月圆之夜，无论站在何处，抬头就可望见一轮满月，那么大，那么近，华美、圆满、雍容、安静，藏着万物生长的魅力。

“春江潮水连海平，海上明月共潮生。”初唐“吴中四士”之一的张若虚，是

地道扬州人，以一首《春江花月夜》“孤篇横绝”。张若虚的观月之处，说法不一，主流观点有两种，一是邗江区瓜洲镇，一是江都区大桥镇。与各地“争夺”名人、名篇归属地不同的是，瓜洲和大桥，各有机

杼，错位创意。瓜洲镇建成“春江花月夜艺术馆”，以现代声光电技术呈现春、江、花、月、夜的迷人景象和丰富内涵。大桥镇建成“若虚文化艺术中心”，展示艺术精品，提供古筝古琴体验，深耕一方文化土壤。瓜洲镇和大桥镇，紧扣《春江花月夜》，一处以“留影”胜，一处以“留根”胜，各美其美，美美与共，共同发力，丰富、发扬、光大着扬州的月之美好。

宝珠山，最终在龙门潭汇入姚江。此外，兴宁河出龙塘寨石穴，流经仙人古井旁，最终在护龙桥附近汇入姚江。

走进一家陶瓷店，主人会做生意，将百家姓镌刻在杯壁出售，大受顾客青睐。茶台前坐着一位姓古的先生，健谈，说他们的祖上是在清代从今天的广东江门鹤山搬迁而来的。我问是不是来自古劳水乡，他说正是，这里的古姓、劳姓都来自鹤山古劳。他们的祖先初来黄姚时，在最繁华的老街区没有落地之地，只好暂居较为偏僻的迎秀街。但生意还是老街旺，先辈们有感于老街

乌青的石板路，集合族人用青石板修路筑桥，意在将老街的人气引过来，实则是为自己铺路。没有路，则没人来；没人来，谈何生意。新修的路桥通了，人流确是引来不少，生意日渐有了起色，青石板也磨出了包浆，人气甚至旺过老街。

青石板磨得乌黑，光泽温润，雨天石板路面发光，雨滴打在石板上，滴滴答答，诗意盎然，雨水从石板缝隙流走，不湿鞋面。晴天更是路面发光，阴天也发光，甚至暗夜，只要有一点点光源投射过来，脚下的青石板都有光泽。我住在一家民宿，正好在三星楼和迎秀街之间，无名的小巷昏暗逼仄，但有灯笼高悬，就能返照青石板路面。小巷内安静得很，能听到猫在屋脊跳跃的声音。

黄姚，新铺的青石板路还在延伸。

子冲得摇摇晃晃。张开银正好路过，瞅见桥那头站着一行人，过不来。为首个子高，正低头察看水势。张开银二话没说跳进水里。水急得站不住脚，他腿上的旧伤被冷水一激，疼得差点跪下去。他咬着牙蹚过去，把那人往背上一背，一步一步往回走。水没到他胸口，泥浆灌进嘴里，呛得他直咳。他把人送到岸上，那人拍了拍肩膀说了句什么，水声太大，他没听清。

后来才知道，那人就是毛主席。华山烈士陵园的碑文上写得清楚：张开银，1941年延安山洪暴发时勇救毛主席的老团长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他拖着一身伤住进了华山脚下的陕西省荣誉军人康复医院。荣军院始建于1938年延安时期，院史馆里记录着他的名字。深秋的下午，老槐树叶子哗哗地落，他搬一把藤椅坐在树下，手搭着膝盖，望着南边发呆。有人问他，张老，您想啥呢？他笑一下，不说话。

华山脚下有条小河沟，水声哗哗的，不大，一年四季不断。他听了一辈子，总觉得那声音像嘉陵江。不是水声像，是那哗哗的动静里，有船桨拍水的响，有他娘喊魂的腔。

1950年秋天，他走了，老槐树的叶子正落。埋在华山烈士陵园，墓碑朝南。

南边有嘉陵江，有他的老娘，有那条千疮百孔的木船。木船早就烂了。江边的老人说，每年清明夜里，浪花的声音跟别的时候不一样。

是船队在过江。



方济众，中国美术馆藏。《三边崖上风光》，作者

什么是真正的好书？站在小学的操场上，一个小学生向我提出了一个貌似简单但又难以回答的问题。几千名小学生，还有老师，都把好奇而又困惑的目光投向我。

我的脑子里“轰”的一声，感觉脑袋和后背上都开始冒汗了。虽然在与听众的互动环节，遭遇过各种各样刁钻古怪的问题，但这个问题，还是第一次碰到。让我想起了很多年前，我向一个著名教授提的问题。

我当时问：“从小学语文，大学学中文，到现在，我依然搞不明白的一个问题是，语文是指语言和文字，还是语言和文学？”这个小学生的困惑，恐怕与我那时的困惑一样，而我与那个教授的小学生要“读好书”。那么什么是好书？对于一个成年人，关于好书的标准就很复杂。因为他有个人的思考和判断，他有个人的认识和评价标准。另外，他有一个与儿童不同的优势：对好书的选择权，和自由阅读的权利。我们面对的是小学生，他们没有多少阅读经验，缺乏鉴别力和判断力。那么，对他们来说，什么才算好书呢？

好书的标准是什么？我觉得最没有争议的是经典和名著。

在我看来，好书，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。广义的好书，只要是不模仿、不抄袭、不跟风、有见解的书，都算得上好书。正如开卷有益一样，每一本书都有自己独到的价值。狭义的好书，评价体系应该属于专业领域里的事。比如，它有阅读素质的要求，甚至专业素养的要求。

我的理解是，真正意义上的好书，是好书之中的好书。犹如千年的老山参，大海里的大珍珠，沙子里的金子一样，是极其珍贵而又稀少的，甚至是罕见的。对于有些人而言，终其一生，也未必能读到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好书。

这话听起来有点夸张，实际上非常容易理解。真正的好书，在我看来，就是能够对自己产生重大影响，让自己的人生发生重大改变的书。

我给小学生们举的例子，是我小学三年级阅读的一部叫《海岛女民兵》的长篇小说。在我的眼里，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好书，它对我的影响，超过我阅读的任何一本书。它不仅是我人生读到的第一本课外书，而且帮我打开了阅读之门，开启了我的阅读之旅，

经典，名著，好书，真正的好书，一切的书，对于一个不爱阅读、不喜欢阅读的人来说，与一块石头、一株小草是一样的存在。书的不同，通过阅读的行为才能显现出来。所以，阅读兴趣的培养，阅读习惯的养成，胜过书本身的

价值。读书，某种角度也是双刃剑。一叶障目，抱残守缺，我觉得都是读死书、死读书的写照。而真正的好书，自然与这些读死书、死读书的人是无缘的。

大地

欢迎广大读者来稿。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，非一稿多投，非AI(人工智能)创作或编辑。

本版邮箱：dadi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：程 红

夏末秋初，沂蒙山区每家农户的土墙上都爬满了吊瓜藤蔓。花开时是明艳艳的橙黄色，碗口那么大，仰头看向天空。

这时节，奶奶的餐桌上总会多出一盘炸吊瓜花。她会选那些将要开的花朵，然后一边用粗瓷大碗调面糊，一边往土灶里扔玉米芯，炉火舔着锅底，锅里的油渐渐腾起细密的泡沫。花朵拖着面糊滑入锅底，花瓣在滚油中瞬间定形，边缘镶出一圈金边。奶奶的巧手和故乡的秋风，合力成就了这道世间美食。

花朵只是序曲，随之而来的便是吊瓜在餐桌上的盛大登场，它占据整个秋天的胃。种子可以干炒成瓜子，瓜瓢可以蒸着吃，或者切成细丁与粥同煮，还能炒着吃。你或许难以想象，清甜的瓜，遇上盐与油，竟能碰撞出咸鲜适口的滋味。它与秋日里同样丰产的豆腐干同炒，无需半点肉腥，便是下饭的鲜香菜肴。

做馅的话，吊瓜就更有用武之地了，包子、饺子、合饼等都与之合拍。父亲最喜欢吃饺子，他温酒不用热水，而用饺子。他用筷子在一盘饺子中拨开一块空隙，放入锡酒壶，不一会儿饺子的暖意便丝丝渗入酒里。

小时候，我常常不解：吊瓜为何偏

要爬高？可能它们喜欢迎风得意地宣告：看，这辽阔的天空，都是我的舞台！

后来，我离开了小乡村，进城读书、工作。爷爷奶奶相继离世，那个炊烟袅袅、瓜藤缠绕的小院，也渐渐沉入记忆的河底。城市的农贸市场四季食材丰富，即便是南方的稀罕菜也能隔夜飞抵北方。吊瓜这般平凡且价廉的果实，实在不值得菜贩们长途贩运，它便悄然匿迹于都市流动的菜篮。

再见吊瓜，已是一年深秋。我回到父亲生前独居的乡村小院，发现那些精心栽种的花草，因两月无人照料，大多已枯萎凋零。唯有墙角一株吊瓜藤，自顾自地生长，深绿、橙黄的瓜藏在绿叶中间，展现出一种近乎嚣张的、饱满的生命力。这哪里只是一藤瓜啊，这分明是亲人们抚摸过的土地，留给我的这份礼物。那日，我们车的后备箱里，塞满了从老家摘的吊瓜。回到城里，分赠给很多朋友，他们的餐桌上因此增添了这秋瓜的清甜。

